

# 红尘春梦

吴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红 尘 春 梦

吴 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内 简 介

豪华的办公室里，一只毛茸茸的黑手伸向她柔嫩的乳房。惨叫、哀、呻吟，从此她失去贞操……

月影婆婆的椰林中，她忍受着色狼们的蹂躏，粗野疯狂，通宵巨。她几度昏迷，几度休克……。海风 她吹醒，又腥又冷。她擦掉身上的污物，毅 找回了那些正在酣睡的男人。

她是从北京某大学毕 后“下海”的姑娘，带着梦幻的温馨来到海 ，在南国的女人世界里，难寻理想的职业。几经磨难，贞 ，成为经理床上的尤物。从此她以强烈的报复心理广泛 触男人，堕落为娼。在三年多的时间中，她接客一千零一人……残酷的性病使她的肉体急剧溃烂，面对几十万用肉体换来的金钱，她欲哭无泪，唯有厚厚的绝命书，寄托她的愤怒与悔恨。

本书即根据这份绝命 改写的纪实小说。 了使亡灵无怨，作者不求 琢，不作虚拟，真情地把绝命书的内容及亡者生前的喃喃泪语诉 于世。

## (吉)新 字 05 号

红尘春梦 hongchen Chunmeng

吴 严 著

责任编辑：刘

封面设计：康利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3000 字

北京顺义远航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江苏省新华 店发行

印数：20000 册

定价 5.80 元

ISBN 7-5387-0700-X/I·655

# 目 录

- 一 满把的钱,一肚子泪 ..... (1)
- 二 一枝喷香吐艳的枝花 ..... (12)
  - 1. 健美表演 ..... (12)
  - 2. 大桥下的拥吻 ..... (17)
  - 3. 出国梦 ..... (28)
  - 4. 女人和她们的“下海” ..... (46)
- 三 开拓的暗流将她卷去 ..... (61)
  - 1. 海南风有甜也有醒 ..... (61)
  - 2. 灵与肉的较量 ..... (77)
  - 3. 她悲,她喜,她追求 ..... 91)
  - 4. 在奔驰的列车上 ..... (106)
- 四 “红”经理的试用 ..... (122)
  - 1. 经理身边的公关小姐 ..... (122)
  - 2. 招一个捶背的女大学生 ..... (136)
  - 3. 海滩上,她献出了 ..... (153)
- 五 第一次接客 ..... (182)
  - 1. 魔鬼出没的红灯村 ..... (182)
  - 2. 饭店前的神秘巴士 ..... (197)
  - 3. 色狼的狞笑靓女的哭 ..... (212)

4. 卖的就是这个 .....	(225)
<b>六 性病,“他妈的”!</b> .....	<b>(241)</b>
1. 沾满泪水的一封信 .....	(241)
2. 黄色 疫包围着她 .....	(255)
3. 她在接最后一个客 .....	(270)
4. 我还是个女人 .....	(284)

## 一、满把的钱，一肚子泪

从广州飞往北京的波音 707 经过一段时间的滑行，终于停在跑道的一端。

舱门打开后，各种形态的乘客鱼贯而出。

在五彩缤纷的衣裙丛中飘动着一件淡蓝色的日本套裙，它的色调典雅、鲜嫩，一下子盖过了那花花绿绿的一片。

当人流渐渐蠕动到出口处时，那位穿淡蓝色日本套裙的姑娘闪到了一边。她把手中的一个精致的小皮箱放在地上，隔着出口的玻璃窗，紧张地寻找着什么人。

她显然有些失望。白嫩的鹅蛋脸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云。她转过身，靠在玻璃窗上，闭上了杏眼，两道弯而翘的黛眉蹙成了一个小小的八字。在她那带有浅浅酒涡的面颊上，分明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天气热。来往的人们匆匆忙忙办着自己的事。尽管他们的目光被这光艳的美发吸引着，却也没意识到那腮上闪光的是泪，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万万使人们想不到她会有悲哀，围绕着她的一定是盛情的赞许和殷勤的目光。

她叫刘晓棠。单凭她明亮而突起的前额，以及那恬静的脸型和妩媚的笑，不少人都说她像刘晓庆。当然，也有人说她的眼睛活脱脱一个王晓棠。不管怎样，都是一字之差。她却是与二者截然不同的女性。

4137 号航班上的乘客几乎走光了。她却一动不动地靠在玻璃窗上，两臂无力地垂在套裙的两侧，一只手懒散地拎着

方粉红色绸帕的一角。微风中，它摇曳着，时而舒展开来，像一只彩蝶；时而卷曲起来，紧贴在衣裙上。她的雪白而丰腴的两腿交叉站立。裹紧身躯的浅蓝色的裙子在她的大腿上形成了两道诱人的高光。这是一个自然而美丽的造型。难怪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男人举起相机飞快地拍下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她张开了杏眼，对那刚转过身的外国人轻蔑地一笑，提起手帕揩了一下额头和面颊，抓住那小皮箱的提梁要走。这时，距她五十米处停下一辆“的士”，一个姑娘的头先钻出来，冲她喊：“晓棠——晓棠——”，接着，那姑娘从车里一跃而下，塞给司机一张钞票，就飞也似地向刘晓棠站立的地方跑来。

刘晓棠听到喊声瞪圆杏眼，半天才叫了一声：“陶红——红红——”她提起皮箱，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迎跑上去。

穿一身白连衣裙的陶红奔到刘晓棠身边时，二话没说，一把抱住她的两肩，连连叫道：“你可回来了，可回来了！”

晓棠扔下手提箱紧搂住红红的腰，结结实实地在她沾满汗渍的脸上亲了一口。

几个匆匆赶路的乘客投过来艳羡的目光，小声议论着，赞叹着。

刘晓棠紧紧搂住陶红柔软的身体，嘤嘤地哭了。泪水溼湿了陶红的秀发。

陶红扳起她抽噎着的头，为她揩了揩眼泪说：“瞧你，还像个小姑娘！别忘了，你是咱女同学中第一个开拓者嘛！”

刘晓棠一听这话，反而哭出声音来，那哭声里蕴含着委屈和自悔。

这时陶红才意识到了晓棠此番海南之行是很不顺利的。于是，她一边为晓棠揩眼泪，一边柔声安慰道：“有什么好

的？既然迈出了一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这个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吃后悔药。得了，晓棠，我一向把你看成是我们女同学中的豪杰。女性这个字眼过去总跟弱者、受辱、低贱相连。哪家生了女孩都看成是晦气。不管怎样，今天咱们也在他们男人们面前扬扬眉，吐吐气。你不是也到海南闯荡了一番吗？快别哭了，走，我请你，为你接风。”

还是眼泪汪汪的刘晓棠被热情豪放的陶红硬拉上一辆“的士”，叫司机将她们拉到北京饭店。

在车上，陶红紧紧搂住刘晓棠，暗示她不要让司机看出她刚才哭过，同时在她耳边悄声问：“他怎么没来接你？给他拍电报了没？”

晓棠垂着的头轻轻摇了摇，那眼 又涌出一泓泪水，两个手的食指眼狠绞着那块粉红手帕。她的那个“他”，说的是柳江。他们三人在大学时是最要好的朋友。陶红比柳江和晓棠年长一岁，但长得小巧玲珑，面目清秀，他俩都管她叫红红。上大学不久，陶红很爱慕柳江，多次想发展和他的关系，可后来发现柳江和刘晓棠彼此有了爱情，虽经过不愉快的波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以至促成柳江和刘晓棠的爱情关系。

这次刘晓棠决定去海南开拓，海红最终是支持。为此，柳江对陶红也稍带不满的情绪。走之前，晓棠和柳江有过一次相当激烈的争吵，直闹到崩溃的边缘。

不知是海红点到了晓棠的隐痛处，还是她的委屈过重，竟使晓棠趴在红红的自己身上抽动不已。

“的士”好容易到了北京饭店，陶红交了车费，拖着晓棠下了车。司机还好奇地盯了晓棠几眼。

进了北京饭店，晓棠突然甩开陶红，直奔服务台而去。不



一会儿返回来，脸上稍带喜色地说：“走吧，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不等陶红答话，这次是晓棠拉着陶红走。上了电梯，晓棠也不说话，只是呆看着电梯上的红色指示灯。

到了四楼，晓棠找到4032房间。轻轻敲门，里面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风度翩翩，举止文雅，身穿黑色西服，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

他一见刘晓棠，便兴奋地喊：“噢，晓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好想你！”说着就要张臂拥抱。

晓棠急忙推开他的两手，正色地说：“花经理，我用一下你的房间行吗？这是我的老同学，我们说几句话。”

这时，被称花经理的男子才看到在她身后不远处还有一位小巧玲珑的白衣小姐，于是，连连点头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这里还有一套房间，你们不妨到那儿去谈。”说着冲陶红有礼貌地一笑，回身找出钥匙，递给刘晓棠，之后，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眼色看定她，轻轻地说：“晚上，我等你。”

刘晓棠并没有答复。接了钥匙，带着陶红找到5012房间，打开门，里面果然没有人。她在门上挂了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转过身，锁上门，把手提箱往席梦思床上一扔，冲陶红说：“好了，红红，我们在这里畅谈吧！”

陶红奇怪地打量着这套高级客房，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晓棠三下两下脱了那身浅蓝色的日本套裙，身上只剩了淡青色的纺绸连裆乳罩，更显出她的苗条的曲线分明的身材。她见陶红不眨眼地看着她，淡淡一笑说：“红红，傻看我干什么，还不脱了衣裳松快松快。对了，冲个凉吧，来，我给你准备

水。”说着扭动着诱人的身躯走进卫生间拧开了笼头。

在“哗哗”的放水声中，晓棠擦着长而黑的秀发走出来，冲陶红一笑说：“怎么了？刚才你还跟只小燕子一样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现在怎么哑了？水放好了，快脱了衣裳去洗吧。你放心，这里是安全之地，没有人来。”

憋了半天的陶红，突然问道：“那个花经理是谁？他怎么对你那么亲热？”

晓棠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她拉住陶红的手使劲拽着说：“这个，先不要问，呆会儿我会告诉你的。去吧，先洗澡去！”

陶红反拉住晓棠的手说：“晓棠，你不要瞒我。不知怎么，我心里好不安定。”

晓棠挣开陶红的手，跑去关了笼头，返回身说：“红红，你洗吧。”

“咱俩一块洗。”

“不。这回你先洗”。

“过去，我不跟你洗，你还拉着我替你搓背，这回你又不用我了？”

“不。我不想搓背了。快先洗吧？”

“为什么不一块儿洗了？”

“……我身上太脏……”

“我不嫌。”

“不。红红，求求你，是的，是太脏，太脏了……”

晓棠说着眼里又涌出了泪水，不容陶红再问，把她推进卫生间，自己跑到里屋呜呜地哭起来。

陶红满腹狐疑，把件连衣裤脱了又穿，穿了又脱，直到看

见那满浴池的水才知道自己是应该洗澡的

装着心事的陶红只随使用水冲了冲身子，擦了把脸便放掉了水，又给晓棠换了新水，抖着沾上水的短发走出卫生间。

里屋已经没有哭声了。陶红刚要叫晓棠，谁知晓棠早赤身裸体地走出来。陶红一眼看到她的一只雪白丰满的乳房上刺有一个蓝色的“江”字。

晓棠红红的眼睛里闪过一道阴影，嘴角皱起几道苦笑浅浅的。她指了指茶几上漂亮的圆盒说：“诺，爽身粉。那边，有化妆盒。”说完，她闪进卫生间，接着是“哗哗”的水声和不连贯的咳嗽声

陶红往身上扑了一些爽身粉后，穿了衣服，扭开电视机，里面正播放某地改革的专题片。她看了看，觉得索然无味，关了电视机，一眼瞥见里面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相册一类的厚本。

她走过去，抄起来一看，封面是一对裸男女在亲吻的照片。她好奇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装着名片的小夹子。令她疑惑不解的是，这些名片都不是印制的，而是用五颜六色的纸写的。有的还不是纸的，而是一块什么绸布或手帕的一角。字体也歪歪扭扭，好象写的时候心情极度激动。

这手写的名片，规格也不相同，上面的内容也看不懂

她抽出一张蓝色铜板纸片，那上面写着这样的字迹：

“V、Y，一小时，200。颇文雅的人。”

她又抽出一张浅粉色的名片卡，上面有这样的字迹：

“V、M，两小时，500，色狼。”

第三张是一块白绸帕的一角，字迹零乱

“S、S、M，通宵，1000。野兽！”

第四张是领带的一角，字迹模糊，像是血字：

“V.O. 三小时，最痛苦的一次，600。”

陶红莫名其妙地看着手里的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出神。

突然，背后伸过一只手，飞快地夺过去，同时，略带愠怒地喊：

“红红！你怎么这样！在海南，就是公安局的人也没有这样检查我！讨厌！”光着湿漉漉身子的刘晓棠喊着，把那个小本子扔进手提箱里。

一时惊呆了的陶红，半天才喃喃地说：“我，我，我不是有意要看的。实在，实在对，对不起。”

陶红的声音颤抖了，接着滚出几颗豆大的泪珠。亲如手足的好同学，好姐妹，晓棠对她从未有保密的东西。甚至她和柳江恋爱时的情话和动作都一五一十地学给陶红听。可是，今天，她怎么竟发这么大的火。难道那个小本子以及那些花花绿绿的记录卡片有什么特殊的隐秘？

她想着，走出里屋，呆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暗自垂泪。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抻平了有些折皱的裙子，默默地向门口走去。

“红红！你要走？别走！我有话说！”晓棠穿着肉色的比基尼从里屋跑出来，一把拉住陶红。

陶红停住步，不说话，也不回头，被晓棠一把抱在怀里。晓棠失声痛哭了。

陶红终于控制不住也哭出声来。一时，两个年轻女子搂在一起，哭成一团，彼此谁也没言语。

哭过一会儿，晓棠突然止住哭声说：“红红，别生我的气原谅我。那个本子记录着我全部‘开拓’的经历和秘密。我

留下它，等我风烛残年之时，像阿琦婆那样，也要回忆一下这些浸泡着血和泪的历史。——不，羞耻和遗憾。你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得了神经病一样。不错，我几乎要疯狂了。在这个世道里，要么疯狂，要么苟且。尤其我们女人。来，我给你看。”

刘晓棠松开陶红的身体，走到床边，将那个精致的手提箱“叭”地一声打开。“哗啦”一下，将里面的东西兜底扣出。那席梦思闪光的床罩上顿时堆满了成捆的钞票和亮晶晶的首饰。

陶红呆在那里，半张着嘴，瞪瞪地看着这些财宝。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握在一起，她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刘晓棠走过来，拍了拍陶红的肩膀，苦笑着说：“红红，此刻，你有什么感想？莫不是进了童话世界，在读一本新编的《天方夜谭》么？”

陶红一句话不说，一下子扑向晓棠的怀抱，喃喃地说：“你真有本事，真本事。”

刘晓棠并不热烈地拥抱她，而是推开她低俯在自己乳房上的毛茸茸的头，用颤抖的声音说：“红红，我没本事。这些钱恰恰证明了我的无能和低贱。如果说这是一种本事的话，你也完全有这种本事，或许比我赚得更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陶红推着晓棠的胸，惊异地盯住她的杏眼。

“你是很聪明的，这话不用我再解释了。任何一个女人要她抛弃了一切道德观念，把世界上的一切令她崇敬的，像戳穿，看看它们美丽的泥塑外衣里面不过是些烂泥与乱草，那么，她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开拓’，去卖，去用自己的贞操和肉体换钱。”

“你？！……”陶红突然推开晓棠散发着奶香的肉体，飞快

退到窗边，像看动物园里新来的母兽一样，惊讶得两手捂着嘴，浑身颤栗。

“你何必如此惊愧？卖给一个人是卖，卖给大家也是卖，而且能获得高价钱。‘开拓’不过是赚钱的别称。红红，你别怪我粗鲁，这么长时间，我实在见识得太多了！当我撕破了少女的羞耻的面膜，我感到这世界上除了他妈的兽性的疯狂外，剩下的就是这副还算漂亮的空皮囊，只有它还是真实的。不，你不要把我看成是拜金主义者。现在我明白了，出卖肉体的并不都是荡妇。她们是人，我反面觉得比那些伪君子，假善人更高贵。你害怕什么？看我变态了？不错，我的确在变。由虚伪中挣脱出来，逐渐走向真实。干脆说，我他妈报复！这叫以毒攻毒，我要叫那些混蛋王八男人们看看，一个女人一旦被逼堕落以后，又该是怎样一副嘴脸。”

晓棠情绪显然非常激动，她点燃支烟，从血红的小嘴里吐出两个烟圈喷向那席梦思床上的五光十色的一堆。她并不看陶红，半闭上眼睛，两条雪白的大腿交叉在一起，上身斜靠在糊有塑壁纸的墙上。沉默了几分钟，她用凄惨的声调说：“看见那个小名片本了？那是我卖肉的记录。你的英语比我好。上而的几个字的字头，现在你应该想到是什么？我卖，也卖得高级。而有的姐妹不管什么人只要给钱就干，就让他‘打一炮’。我不这么干，我卖，也要卖个痛快。我凭着我的姿色，和那张没有用的大学毕业文凭，可以找到高级买主，所以，我每一次卖完都把这些记下来。你知道，U 是 university(大学)的字头，G 是 grammar school(中学)的字头，Y 是 Youthful(年轻的)字头，M 是 middleage(中年的)的字头，O 是 old(老年人)的字头。我选择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有气派和风度的知识分子，我很少

卖外国人，他们的艾滋病太可怕，我既要卖，就是还想活，所以，我怕那样死去。结果，我还是染上了性病，不太重，但种类多，最主要的是淋病。这回你该知道我不和你一块儿洗澡了吧？”说着，她将烟蒂扔掉了又重新点燃一根。

“那个，那个花经理是不是你的客人？”陶红略微放松了一些，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问。

“……是的。他是最后一个，准确点儿说，是我的一千零一个。他是个好人。他姓花，可并不花。他花高价钱，买了我一夜，但一次也没沾过我。拿了人家的钱，总是心里不安，我几次主动找他，送给他，他都轻轻推开我，只限于拥抱和搂吻。他是真心喜欢我。难得。……好了，不说他了。”晓棠掐灭了手中的烟，指了指床上的一堆钞票和首饰说：“现钞二十三万，首饰十五件，仅仅三年时间，也可以说是暴发户了吧，哈哈……”晓棠狂笑着，在屋里歇斯底里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一下子拨开了绣花乳罩，露出那只刺着蓝字的白嫩的乳房。

陶红本能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过去，抱住刘晓棠说：“晓棠，你冷静些，冷静些，我现在明白你的苦衷了。你可不要再……”

“你真的明白？不，你不明白。我是为他而去，可如今，他一旦知道了我在海南是个卖肉的，就会像你刚才那样，怕得要死，如同一个母夜叉站在他的面前。我可以把这只乳房给他，让他知道我的心。”

“别，别这样，我的好晓棠，好妹妹，我求求你，求求你了！”陶红死死地攥定晓棠的手，唯恐她作出可怕的事情来。

刘晓棠轻轻拂开陶红的手，轻蔑地一笑：“他也配。我不过在用重温旧梦这种麻醉剂来麻木我的灵魂。好了，既然你不嫌

弃我，就让我用这卖血肉的钱请你吧。”

“说好了的，我要请你呢？”

“怎么，嫌这些钱脏？”

“哦，不，不是。那——好吧。今天听你的。”

二十分钟以后，刘晓棠和陶红坐上了豪华“的士”，奔往长城饭店。

刘晓棠换了一件法国式的无袖连衣裙，两只雪白而浑圆的臂膀与粉红色的衣裙构成异常柔美的色调。她蓬松的黑发散在脸的一侧，透过发丝的空隙，可以看见那双楚楚动人的杏眼，它们正凝视着窗外飞逝的景物。

陶红依在她身边，一股淡淡的体香诱起她对以往的回忆，她想起那时的晓棠，那时的中华语言学院的校花，那时的令人陶醉向往的一切……



## 二、一枝喷香吐艳的校花

### 1. 健美表演

七年前的一个晚上，中华语言学院的礼堂里灯火辉煌。

一阵阵有节奏的掌声伴随着西班牙舞曲响彻校园。穿过浓重的婆娑树影，可以看见舞台上闪动的彩色灯光里有一个身穿淡蓝色比基尼服的姑娘在作健美表演。

她那匀称苗条的体型，以及散发着青春活力的丰腴的肌肉一下子抓住了所有观众的眼睛。她的动作清新别致，与震撼人心的乐曲形成和谐的旋律。她的肉体上的每一个着光点都仿佛是一个音符。她的柔姿舞的脚步，和那霹雳舞的传导动作，激荡得那些妙龄男女们如醉如痴。

尤其动人的是她那回眸一笑，浑圆而白嫩的两臂作了一个飞天的美姿，弹性的胸部耸起，两条雪白的大腿腾空划了两个弧形，然后，平展展放在地板上，与此同时，秀发抖起，形成了一团散落的轻纱，缓缓地覆盖在她那柔美的肩头。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夹杂着粗壮的男子们的喝彩声。有的小伙子情不自禁地双手作飞吻的姿态投向这个姑娘表演是在迪斯科舞曲中结束的。

第一个跑向后台热烈拥抱健美姑娘的就是陶红。

“晓棠，我的好妹妹，漂亮极了！你简直是健美皇后。说真的，我叫你迷得都忘了咽唾沫。你瞧，眼睛都瞪酸了。”

这个健美姑娘正是刘晓棠，那天刚过了二十岁的生日。在